



# 從一首古老的分手戀歌談起

● 王淑蕙\*

大一國文課的開端，「從一首古老的分手戀歌談起」是再合適不過的開端。或許是我們成長於各方面相對封閉的年代，偏向社會學一點的，就留有吳靜吉《青年的四個大夢》「人生價值、良師益友、終身志業和愛的尋求」；若偏向文學一點的，就停留在更早的鹿橋《未央歌》、席慕蓉《無怨的青春》。無論是理性的社會觀察還是感性的情感訴求，由「親情」過渡到「愛情」，是我輩人「上大學」後成長的重要指標。

然而，身為師長看著：新學期「永遠 18 歲」的大一學生，實際投入教學現場，發覺隨著時代的變遷，年輕學生「愛的尋求」都早於大學時代。然而大一國文課的序曲「從一首古老的分手戀歌談起」，尤其是「談分手」的戀歌，仍是有其必要性。

〈白頭吟〉佚名

皚如山上雪，皎若雲間月。聞君有兩意，故來相決絕。今日斗酒會，明旦溝水頭。躑躅御溝上，溝水東西流。淒淒復淒淒，嫁娶不須啼。願得一心人，白頭不相離。竹竿何嫋嫋，魚尾何篸篸！男兒重意氣，何用錢刀為！

〈白頭吟〉是一首漢樂府民歌，作者不詳。內容以女性口吻，主張愛情應如「山

\* 王淑蕙，南台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人文藝術組教授。

上白雪、雲間明月」一般純淨，不容背叛。聽聞夫君有意另娶，妻子隨即表達決絕離去的心意。詩作運用「今昔對比」的敘事技巧，既有「今日」決絕離去，引「溝水東流」象徵心境流轉的觀察；也有「昔日」隨君出嫁，遠離熟悉的父母、家園的毅然；既有昔日情投意合，引「竹竿魚尾」往來牽引，比喻出嫁的猶豫；也有今日「願得一心人」，不得不離開的堅定。全詩最終以男子應當重情重義，而非物質彌補，彰顯堅韌自主的女性形象。

根據《西京雜記》記載〈白頭吟〉作者是漢代才女卓文君，由於卓文君 17 歲守寡。當時落魄才子司馬相如府上作客，巧妙彈奏《鳳求凰》大膽表白，贏得卓文君芳心。戀情遭受卓父反對、阻撓，兩人於是相約私奔，其後司馬相如輾轉定居京城，寫作「漢賦」受到皇上的賞識與重用，位高聲隆，內心有納妾的想法。卓文君於是創作〈白頭吟〉表達對愛情專注與堅持。後代學者大多認為《西京雜記》是小說，根據〈白頭吟〉內容，連結卓文君的愛情故事，作者其實應另有其人。然而〈白頭吟〉作者是漢代才女卓文君的想法，深入人心，2014 年改編自桐華的《風中奇緣》小說，李劍青取〈白頭吟〉詩句譜曲，由丁噶演唱，資料上仍以卓文君為作者。

愛情具有專一性特質、投入情意時，期待：永恆與幸福。因此「婚戀」的部分，繼《詩經》〈關雎〉之後，選出〈白頭吟〉文本，討論「愛情」的本質與「相處」的問題：

如何定義「愛情專一」？與「欣賞異性、異性好友」的界限如何？不同婚戀階段，如何調整「愛情專一」的定義？你認為「愛情專一」是一種理想？還是夢想？

〈白頭吟〉「願得一心人，白頭不相離」，主張專一的愛情觀，符合現代人對於愛情專一的要求。這首詩於課堂上的教學與討論，往往都會得到兩極的發言，除了主張



專一的愛情觀之外，例如遇到愛情危機的處理原則：「面對劈腿的對象，要求專一的愛情是自虐」、「相處不來就分開，有什麼關係，何必強迫在一起」。

所以，同學們根據所觀察的社會、親友經歷，普遍建立了「不委屈、不求全、不勉強」的分手哲學，當然也有「不放手、不原諒、不妥協」的偏執想法。由「古典而現代」、由「文學到現實」，這是大一國文「中文閱讀與表達」教學的初衷。當然，人生沒有解答，只有各自感受，愛情也一樣。

